

第三只看麻烦

□ 章菊英

波浪浸灌,与海相若。
很喜欢苏辙《黄州快哉亭记》中的这八个字,一如他们兄弟俩的豁达豪放。当然,也忘不了这一段话:“士生于世,使其不自得,将何往而非病?使其坦然不以物伤性,将何适而非快?”苏辙在两兄弟最困顿的时候,比哥哥苏轼看得更为通透:在人生的旅途中,若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模样,不管身在何处,都不会感到快乐。如果能记得自己是谁,不管行到何处,都能宠辱不惊,淡然面世,知足快乐。

活在那个时代,怀才不遇,奸佞当道,家境潦倒……也许都会遇上麻烦,不,也许人生路上十有八九不如意。可是,人一生下来,伴随而来的就是麻烦与责任,家庭与工作,所得与失去,小我与大我……人的一生就是在寻找各种因素的平衡,就是在不断地制造麻烦与消除麻烦。然而,有人在麻烦面前脆弱不堪,小事成了大事;有些人一笑置之,云淡风轻。有的人遇上点小麻烦,大呼小叫,仿佛世界末日。殊不知,波斯诗人鲁米曾说过:“黑暗就是你的蜡烛,你的边界就是你追寻的起点。不管遇到怎样的麻烦,若前后左右都无路可退无路可走,那么就是自己长翅膀腾飞的时刻,种种希望的可能,总在绝望最简单的时刻萌芽。

有时,我就是那个大呼小叫的人;有时,又是那个云淡风轻的

人。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,无法用文字描述用数据量化,被消耗消费的往往是自己的心情。

就如今年的梅雨季,肠胃也跟着梅雨起哄。前晚明明一大碗面条,外加零食若干,凌晨却饥肠辘辘。在食堂里像是干旱季节的庄稼久逢甘霖,一口气吞下三个烧饼,表面是嚼得慢悠悠,内里却是稀里哗啦。到了中午,肚子安安静静饱得很,傍晚又是文质彬彬一声不吭,自动转存节能模式……我的天,瑜伽也不用练啦,赶紧外出晃荡,总算有了饿的感觉!贪嘴痴,最基本的我都旗帜高举,尤其在低温时代美食面前,总是给自己找理由撑台子,什么“美食面前吃大餐,人生得意须进餐,相逢失意努力加饭菜”……满地打滚的借口,心房的角角落落都是写满理由的蜘蛛网,至于什么“吃饭七分饱”的早就不堪一击抛之脑后啦……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。不过,也好啊,贪嘴痴的我,不用启动减肥模式,不用窝在家里苦练初级的不成姿态的瑜伽,不用再思考晚餐吃什么,更不会埋怨中午的饭菜如何如何……因为咎由自取啊!

同一段时间,还总是梦见小蛇一堆堆,醒来惊觉天天麻烦成堆,果然如此!先是舅妈来电,儿子给表女儿买的奶粉是过期的,与小家伙一沟通,怀疑是快递过程中出了问题,澳洲药店一般不可能出现类似情况;后是印刷

厂送来的书不知哪个环节出错,导致返工;再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告知医院体检没人陪,可自己偏偏这时单位有事走不开……琐事如此铺展,便多了担心,便情不自禁地对着自己发火。然而,在回家的路上,自己边听歌边思想,突然醍醐灌顶,许是二郎神赐予了我第三只眼睛,脑洞大开!奶粉出错,也许孩子可以不用再排队替表弟购买了,而且以后做事会多个心眼;目录出错赶紧在印刷厂来回留几本,万一今后我成了知名作家不就无限增值了吗?限量版哦!母亲没人陪,她得老老实实地听学医的学妹的话,生人忌嫌呀,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一意孤行了,更何况学妹会临时充当“监护人”……第三只眼睛一睁一闭,就是老天对我的若干次考验,考验我的心智与耐性。还好,我还是沉住了气!如此一来,梦中所有的蛇都成了价值不菲的黄金蛇!

生活每天都是精彩的,即使状况百出也是一种别样的可爱……恰如一个活动的多边形,时时变化时时新发现……福兮祸所依,祸兮福所倚,《塞翁失马》也许只是一个传说罢了,但是其中的自我心理调适倒是可圈可点,虽然现实里未必福祸相倚。麻烦,只是一副眼镜罢了,只是我们自己不小心把它变成了近视的、远视的、散光的或者变色的太阳镜等等。

其实,每天清晨一张眼,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,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在崭新的时空里颓废自己,更没有什么借口在麻烦面前退让自己的理智。只有,安静自己的内心,恰如窗前的风铃,即使有风,即使无风,也兀自等待……等待每一天崭新的自己!生活便是等待,等待便是生活,等待发现,等待改变,等待重复,等待创造……我们不能在时间的漩涡里吞噬与遗忘自己的初心。

然而,事物都有两面性,隐忍与爆发,只在一念之间。在麻烦面前,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灵魂紧紧地包裹起来,所有的情绪与表象特征都像琥珀里的虫子似的被困其中,那这个人的内心该是如何的强大。但是,如有一天不慎不幸,让心灵的堤坝决口,那又会是怎样的沮丧、颓废、自暴自弃?如果一路走来,所有的蒙尘琐碎慢慢地时光里弥散,静静地在对活里排解,那么那些彷徨、失落、忧愁、喜悦、兴奋、激动等一切的一切,会不会像路边的野花,山间的杜鹃,池底的水草一般自由地生长,无需浇灌,无需修剪,无需培植,自生自灭生生不息?如此,反而旺盛着、完善着生命的本原?

但我依然相信,面对麻烦,也许暗透了,更能看见星光!第三只眼睛,在心里,总是在黑暗时刻更明亮……

记住美好继续前行

□ 陆旭军

像所有其它的年轮一样,2017年撕尽它所有的日子,渐行渐远。

我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,况且也早已过了说愁的年纪。但为什么象汪峰唱的那样总是莫名的忧伤。那些时间,那些日子,都到哪儿去了?!

原谅我,我总是记不清已经过去的每一个日子。那些细节,总是模糊。时光给了我那么多的白天黑夜,但在我,仿佛就是一天。早上,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,晚上,黑夜将城市笼罩,灯光在街角小巷闪烁。而接踵而来的新日子,又纷纷扰扰,让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。

让时光倒回去吧,回到2017年的初始。我一如现在一样的小伤感,感叹着时光的流逝,又欣欣然迎接新年的到来。人,始终是一个矛盾综合体,熊与鱼都想兼得。一元复始,谁的脑子里不是充塞着憧憬,充盈着许多的奇思妙想。我们总以为一年的时间很长,长的足够实现我们所有的梦想。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条河里跌倒两次。事实上,我年年都在时光的河里犯着同样的错误,过了一年又一年。

然后,你就像个陀螺,被鞭打着,催促着,不停歇地在时光隧道旋转向前。风景是来不及细品的。很多的事,做过了就错过了,也不深究,也没有时间容我思考,就这么一闪而过了,象火车窗外的风景。而有些,还没有来得及,就胎死腹中,永无可能见到隧道口的光明。

日子也许就是重复的。办公场所仍在城中街245号。办公室仍是12平米的刚刚容纳一张办公桌一张双人沙发一个柜子的小斗室。我在这儿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工作日。2017,又为它增加了365天。斗室朝南阳光充足,堆满了报刊书籍纸张。互联网时代了,我还是喜欢纸的墨香。这一点,恐怕再今年的今后都难以改变。因为我生长于这个年代。这是时代的基因,根植于你的血脉,永无改变。

我别无选择的喜欢它,甚至可以说爱它。我在这儿办公,思考,写文章。一些游记,一些公文,一些工作,都发于此,成稿于此。休息天,关上门,它就是我的世界,一个与外面隔离却又联系的世界。那真是美妙的时光。灵感纷至沓来。电脑是我最好的伙伴,我的思绪不再流于指尖,而是凝聚于指尖,敲打键盘码出一个个的文字。你喜欢或者不喜欢,都是我的。致儿子,写洱海,基层卫生队伍保障,写美国……

2017年我终于去了美国,带上年迈的爸妈。年近八旬的爸妈永远比我勇敢。我说美国就不要去了,要坐16个小时的飞机呢!不怕的,今生今世最想去看美国看看。2017年的5月,一家人,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,从纽约华盛顿到洛杉矶,黄石加拉好莱坞,将想去的美国走遍!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一的国家的真实面目。也只有这个时候,我的脑子是完全的彻底的放空的,是能够装进去一些东西的。远离工作,远离熟悉的地方和人,想笑就笑,想哭就哭。你是自由的,微乎其微的。当你烦恼的时候,愉快的时候,去远方是最好的选择。

2017年,继续坚持我的阅读。一直瞄了好多年的《耶路撒冷三千年》,终于下定决心捧起来阅读。那么厚重那么沉甸甸,历时半年时间才看完。终于觅到了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,记录了她的母亲她自己以及被人唾弃的胡兰成。她想要一个团圆的结局,哪怕是小的却也未如如愿。聪明如张爱玲,终被胡玷污了一世的名声。一如既往读马云,《未来已来》,他创造了互联网商业奇迹。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,让我看到了与百年孤独不一样的马尔克斯,我最喜欢的作家,他于2017年的三年前去逝。一切都与这个世界告别。2017年,与其它年份一样,一些人在离我们而去,一些人闪亮登场。再没有比时光更残酷更公平的事。

2017年,我恰满50周岁。没人告诉我50岁应该活成什么样子,但经常有人提醒我,你已50岁了。意思大约就是进入奶奶级别了,可以不修篇幅,可以置工作于不顾。对我而言,人生的20岁与50岁又有什么不同!它不过是不同的人生阶段而已。20岁是花季青春的烂漫,50岁是历经大半生之后的云卷云舒。

50岁的2017,我参加女画家展览获优秀奖。我第一次户外写生,在天目书院,完成我的处女作。我也练习书法,旗袍走秀,时不时的微信上撒一把,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开心。智慧医疗独辟蹊径顺利推进,“最美天使”划上圆满句号……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,也没有人能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成功。亲爱的们,我的内心对你们充满感恩。我要与你们分享的是,人生不管到了什么年纪,都可以重新开始,只要你愿意,任何事任何年龄都不晚。人生也没有约定俗成的样子,你是怎样活的,你的人生阶段就是怎样的。

最后,2017年尾,一部《芳华》火了,仿佛专为我们的2017作注解而来。青春,年华,时代,有美好的东西永驻心田,也有丑陋的在心底发酵。虽然有时结局并不好,但向善向美的力量永远在时间的长河里涌动不已。

不要忧郁,不要悲伤,一切过去了的,都将变得美好。再见吧,2017年的芳华。让我们记住所有的美好,继续前行。

一点感悟



美丽的家乡

盛利民摄

五分钟的进行时

□ 老五

腊月将至,一切都平铺为一种必然到来的寒冷,可是冷着它们的冷,在那低垂的目光里,如何接近一种正在发生的场景,如何书写飞舞的进行时?那一本书放在右手之右的位置,和从来不翻开的书叠加在一起,它是容易忽略的,闭合着曾经的书写,可是在不经意间还是翻开了,翻开是为了看见,看见了名字,看见了题目,看见了现场——《朝向天空的白》,是一道写在时间别处的文,尽管是在黑夜里上演,却还是在还原为一种具象的飞舞,在有人的街上,在有人的冬日里,有限地飞舞。

可是这属于曾经的文,时间是2016年的1月,距离现在时已经整整两年,这两年来,一次又一次地冷,一次又一次地不冷,却再也没有见过它们的飞舞。当一种现场变成被记录的历史,是不是真的只能是一种怀念?在右手之右侧,在随意而翻阅的文里,它是抵达不到越来越冷的现在,只在合拢的书页里瑟瑟寒寒,最后变成了最久远的缅怀。可是在的放弃右手的随意中,他们分明说,

外面飘雪了,真的,下起了那白色的雪,飞舞的雪。

这是一个被定格的现在时,午间12点30分。它的前面是一片灰暗的天,雨已经渐渐沥沥下了好几天,潮湿了这个城市的路,潮湿了那些伞下的人,似乎再也不能用有限的想象撑开一个世界,就这么苍白下去。即使在一天,也是大雾弥漫的茫然,冷似乎在其次了,在看不见远方的世界里,目光只停留在脚下数尺的距离,不跨越也不游荡,一个随时可以淹没的点,在潮湿的世界里再无反击的机会。可是,在灰暗、苍白以及迷茫之后的午后,它却开始动摇起来,所有提供的背景都可以模糊,唯独那白色的从天而降的“一生之舞”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被看见。

还有欢呼的声音吗?连那一株剩下几片叶子的树上也不再有了蜷缩的鸟,寂静而无声,但是飘落的过程中,看见的也只是像右手之右手的那本书,那道文一样,只是想象?分明是一粒一粒地降临,分明是白色又白色地飘飞,它被激活的,无论是用抽象诠释具

象,还是以具象诠释抽象,它就在那里,不使用典故在那里。可是太短暂了,那目光只是翻阅了一扇窗,一块透明的玻璃,甚至只是延及了一道栏杆,就在那可以广阔起来的地方跌落,乃至粉碎。五分钟,如何形容着正在发生的五分钟?目光跌落,言辞寂灭,只有五分钟,一生之舞就走向了终结,嘴巴还张开着在那里,还不及闭目的一刹那,世界就恢复了平静,天空就回到了灰暗,时间就抽去了存在,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可是那时的我又在哪里?是不是在幻灭一样的五分钟里,我也把自己省略了?右手之右侧的文已经变成了最遥远的想象,而身后的飞舞也湮灭在一种死去的寂静中——我大约是习惯性地进入了午睡时间,熄灭了二分之一的灯,拉拢了被平分的窗帘,关上了锁已朽坏的窗,就这样以隔绝的方式把自己放置在迷梦中。

闭上眼睛,是听不到那些声音的,当然也绝不会看见具象而具象的飞舞,世界之存在,早已没有了悬念,即使外面风雨大作,即使午后冰天雪地,也只是发生了

一种梦外的情节,而被封闭起来的梦,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呼吸,只有不可改变的永恒状态,这是虚设的场景?那梦里似乎应该有抽象的飞舞,也会有具象的典故,它们合二为一,成为一首诗。而最后那些诗都成了文,在隔绝了天和地的世界里成为一种新的意象。“这雪的身世/在黑暗里,你只有认得它更清/用另一双眼睛。”那些雪的身世写着冷的名字,是的,我们都是“打这儿冷过来的”,只是在一个被梦围绕的地方,和习惯性的冷隔着好薄好薄的一层距离,这距离似乎是跨不过去了,到最后也没有了“好雪!片片不落别处”的想象,甚至连飞舞之物也不存在了。于是,一切之始也是一切之终,一切之梦也是一切之醒,而五分钟之进行时,也是五分钟之完成时。

完成而定格,和整个冬季无关,和灰暗的天无关,和右手之右侧的文无关,当然和没有典故的一生之舞也无关,在重新开启的时间里,只是预设了另一个可能:“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,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。”

心情物语

大寒

□ 禾子

河流努力让自己坚强,渴望的火焰依然蓬勃。

在浙西山中,它们无比锋利,一次次扎进山的骨髓,粉碎的骨髓堆满山坡。

他们在寻找山峦的舍利子,人们一直热血沸腾,我看到了冰封的秘密,冷得像一尊佛。

心灵档案